

粵劇傳統劇目叢刊

柳金花錯贈火袍

火燒博望坡 打洞結拜

· 第 9 集 ·

广东省、广州市戏曲改革委员会編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目 次

柳金花錯贈火袍	郭式雄 記錄 傅煒生 整理 (1)
火燒博望坡	叶炳才 記錄 傅煒生 整理 (23)
打洞結拜	傅煒生 整理 (44)

柳金花錯贈火袍

郭式雄 記錄

傅煒生 整理

前 記

“柳金花錯贈火袍”述寫薛仁貴在柳員外家為工匠，冬日休工時，留他看守磚瓦木料，宿於風雪之中，員外之女柳金花見而憐之，黑夜中擲贈棉衣，次日被員外發覺，疑女兒與仁貴有私，趕走仁貴，并逼女兒自盡。其妻遣乳娘帶金花逃走，在一廟內與仁貴相遇，得配姻緣。

這個劇目舊時沒有定詞，整理本是由老藝人郭式雄初步編了詞句，由傅煒生整理編寫的，情節不合理處略有修改。

人物：薛仁貴 柳金花 柳万年 乳娘 田氏
王茂生 柳大洪 劉氏 老院

第 一 場

〔開幕，柳家後花園，打落更鑼鼓。〕

薛仁貴：（內唱梆子首板）

嘆今宵，
風蕭蕭，
雪花飛降。

〔慢“滾花”鑼鼓，薛仁貴瑟縮顫震上。〕

薛仁貴：（滾花）

衣衫單薄，難御風寒。

在下薛禮，字仁貴。不幸雙親早喪，留下我孑然一身。為學武功，聘請名師教習，雖學得滿身武藝，但將家財散盡，尚未有出頭，多蒙蘭兄王茂生，荐來這裡做工，才不致挨飢受餓。只因年近歲晚，工頭領着眾人，回家度歲，留下我一人，在柳家花園看守磚瓦木料。今夜天氣嚴寒，衣衫單薄，有些難當，思想起來，真是悶煞人也！

（梆子慢板）

思想起，俺本是，頗有家當，

聘名師，學武藝，花用精光。

兵法通，武藝精，竟成窮漢，

無米炊，無屋住，枉我七尺昂藏。

在街前，來丐食，四方流蕩，

多感了，王茂生，帶回家去，與我結拜金蘭。

（直轉梆子中板）

他說道，大丈夫，應謀事干，

又豈可，無事業，游手好閑。

荷蒙他，推薦我，到來柳家庄上，

作幫工，堪糊口，權把身安。

今晚夜，雪紛飛，風寒難擋，（拉腔收）

〔作想法御寒。〕

薛仁貴：（續唱）

到不如，發火取暖，暫御嚴寒。（拉腔收）

〔仁貴作掃木碎狀，然後生火取暖。〕

薛仁貴：今晚夜大雪紛飛，如斯寒冷，實難入夢。幸而我把那木头木碎，扫埋一堆，發起火來，倒也溫暖。虽是无被无床，也能席地可睡。正是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又何須要高床暖枕才能入夢呢。哈哈，“曲肱而枕之，乐在其中矣”。

〔作睡下介。注意：睡在台中的天幕底下。

〔二更；“大慢撞点”鑼鼓，乳娘引柳金花由台左边上。注意：台左斜擺高台中軍帳，約占舞台四分之一，是柳金花的閨閣。柳金花和乳娘這次上場，完全在台左的閨閣內做戲。

柳金花：（梆子中板）

每日里，在閨房，勤針引綫，
綉出了，龍与鳳，和宝鴨穿蓮。
我爹爹，富有家財，現又把樓房興建，
众工人，齐动手，云集花園。
閨閣女，不應該，拋頭露面，
因此故，經數月，未到花前。
在今朝，虎虎寒風，定是落梅片片，
古有道，雪花飛，先兆丰年。
叫乳娘，快隨我，推窗望远，

〔乳娘作开窗狀，金花与乳娘站在窗內欣賞雪景。

柳金花：（續唱）

星光下，銀光夺目，雪地朝天。
耐冷寒梅遭風損，
落花遍地惹人憐。

（直轉滾花）

突覺樓下厂房，有火光閃閃，

〔“开边”鑼鼓，作發現火光。

柳金花：（續唱）

何人舉火，在我閨閣前。

問句乳娘，你曾否看見？

〔金花指火光處，乳娘隨着所指處觀看。

乳娘：（接唱）

一定是工匠在此，看管杉木瓦磚。

或因難御風寒，故而生火取暖，

衣衫單薄，靠火安眠。

〔金花聆言，再作詳細看真。

柳金花：（接唱）

憑着火光看真，果是有人生火取暖，

定然衣衫單薄，看他縮做一團。

乳娘，你知否此人姓甚名誰？

乳娘：聞說此人姓薛名孔字仁貴。天生神力，吃飯有兼人之量，數斗不飽。相信因大食所至，弄到如此。

柳金花：看來也覺可憐！在此冰天雪地之中，無床無褥，怎能入夢！乳娘，我們還要憐惜于他才是。

乳娘：古人有道：“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。”小姐何不賜舍一兩件舊衣與他，使他有所庇蔭。

柳金花：乳娘講得有理，待我立刻拿來。

乳娘：不如我代你去拿，免你勞動。

柳金花：你上了年紀之人，行動不大方便。你還是在此等候，我自去拿來。

〔金花作下樓狀。“開邊”鑼鼓，一陣狂風，把樓下燈燭吹滅了。金花高呼：“哎呀呀。”摸索着台左下。

乳 娘：小姐，風大吹熄火，莫若待我拿火种下來。

〔乳娘不見金花回答，連呼：“小姐，小姐。”

〔金花拿着火袍，边行边应，复上楼中。

柳金花：全無燈燭，只靠摸索。欲待取件棉襖，惟是匆忙之間，黑夜又看不見，不便找尋，隨便拿了一件出來。乳娘，你快些拋了下去，免他再受寒冷。

〔金花交衣與乳娘，乳娘接衣由窗口向着仁貴身上拋下。打三更。

柳金花：乳娘，天時不早，況且北風凜烈，隨我下樓抖擻罷了。

〔乳娘從命，關好窗門，陪同金花下樓。台左下。

〔散更。

薛仁貴：（梆子首板）

朦朧間，

又覺得，

遍身溫暖，

〔仁貴作醒狀，發現火袍驚訝萬分。

薛仁貴：（滾花）

因何錦袍蓋休，令我滿腹疑團。

且住，昨夜風寒雪凍，無被無衣，許久不能入夢。怎料朦朧間覺得全身火熱，溫暖異常，遂得甜睡。今朝一覺醒來，却見我身蓋錦袍，究竟是何人所贈？我正感衣單，難御嚴寒，管它是何人所贈，且拿來頂頂寒冷就是。

〔仁貴作四處觀望狀。

園中積雪太多，我早來無事，莫若將它打掃干淨罷了。

〔仁貴作打掃狀。

〔“擻点”鑼鼓，老院引柳万年台右上。

柳万年：（梆子中板）

凜烈北風雪花降，

世界几如用銀裝。

積雪滿園梅花盛放。（拉腔）

不枉梅花驕傲能御冬寒。（拉腔收）

且住，大雪初晴，園中景色，有若銀裝。故此携了酒肴，到來看花賞雪。老院，快隨老夫到亭上擺酒。

〔仁貴見他來，急向前相迎拜見。

〔万年突然發現仁貴身上披着火袍，“擻捶”鑼鼓，大为詫異。

柳万年：仁貴，你身上錦袍，从哪里得來？

薛仁貴：这个嗎？（注視火袍一番）这是我家傳下來的。

柳万年：家傳下來？看你这样身世，那有如此貴重火袍。

薛仁貴：常言有道，爛船也有三斤釘。薛礼虽不才，敗尽祖宗田地，但这区区錦袍，难道也不能保管下來？員外不要太看小人！

〔仁貴悻然而下。

〔“水波浪”鑼鼓，万年做手暈。

柳万年：且住，回想當日，到外國經商，買了一幅錦緞回來，做了長袍兩件，分賞我女兒媳婦。这件錦袍，冬寒穿了，溫暖異常。因何仁貴身上，也有这样火袍？

〔万年“水波浪”鑼鼓，作想狀。

柳万年：看來此事，定有緣故。‘难道女兒媳婦，其中一人，干出不端，把錦袍私贈与仁貴不成？’哼！老夫所

料，定然不差。老院，快些引路回大堂。

〔二人圓台入大堂，万年当中坐下。

柳万年：老院，快叫少夫人出來。

老院：有請少夫人。

〔“滾花”鑼鼓，田氏台左上。

田氏：（滾花）

正在房中將書看，

听聞呼喚出大堂。（入門）

參見公公，喚媳婦出來，有何吩咐？

柳万年：今天这等寒冷，媳婦因何不穿火袍？

田氏：这个嗎？告稟公公得知，只因平时家居，媳婦不敢拿來穿着，恐妨將它穿爛，故而嗎，天气虽寒，也未有穿。

柳万年：現在放于何处？

田氏：放在房內衣柜中。

柳万年：拿出來为翁看看。

田氏：媳婦从命。

〔田氏出門，台左下。

〔万年怀疑自己想錯，做手关目。

〔“地錦”鑼鼓，田氏捧着火袍上，入門，將袍奉与万年看。

〔万年接袍細看，覺得不假，仍交回田氏。

柳万年：你且拿回去，謹慎收藏。不必在堂前侍候，下去也罷。

〔田氏拿回火袍左边下。

柳万年：老院，快請小姐出來。

老院：有請小姐出堂。

〔“撞点”鑼鼓，柳金花台左上。

柳金花：（梆子中板）

方才閨中持針綫，

又聞呼喚出堂前。

步入大堂把爹爹叩見，

〔金花入門，拜見父親。

柳金花：喚兒何事請爹明言。

請問爹爹，叫女兒出來，有何教導？

柳万年：兒呀，為父來問你，這幾天如斯寒冷，因何不穿火袍？

柳金花：兒因在家，并無喜慶。閑時穿着，恐妨穿破，故而嗎，未穿。

柳万年：原來如此，你也算得愛護此袍了。

柳金花：女兒家，本該愛惜財物，何況此袍得來不易。

柳万年：此袍現在何處？

柳金花：放在女兒房中。

柳万年：為父年紀老邁，難御風寒，你快去把火袍拿來為父御寒。

柳金花：女兒從命，立刻就去拿來。

〔金花出門，台左下。

〔“擲捶”鑼鼓，万年關目做手。

〔“沖頭”鑼鼓，金花台左復上。

柳金花：不好了，方才回房，欲取火袍，誰料遍尋不見，如何是好？

〔“水波浪”，金花作想辦法狀。

柳金花：也罷，莫若稟告爹爹，設法找尋便了。（入堂）

柳万年：兒呀，火袍可曾取來？

柳金花：爹爹，女兒轉回房中，想把火袍拿出，誰料不知何時失去，遍尋不見，特來稟告爹爹。

柳万年：此事当真？

柳金花：当真。

柳万年：你这畜生呀！

〔万年一拍，金花轉身跪下。

柳万年：（梆子快慢板）

罵一声，畜生你，令吾火上，

你不該，把火袍，向人私贈，玷辱家堂。

柳金花：（接唱）

老爹爹，少得要，將儿冤枉，

你女儿，守家法，礼教不忘。

柳万年：（接唱）

原本是，那火袍，由你存放，

为什么，失却了，快說其詳。

（快中板）

若然不能言实况，

畜生定有不軌行藏。

不守家規难恕諒，

贈与誰人說当堂。

〔万年憤然一頓足，向金花催迫說：“快講，快講。”

柳金花：唉，罢了我的爹爹，我的父親呀！你的女儿，素守家規，那有干出无耻之事。火袍失去，女儿一概不知，还望爹爹替儿查明，免儿含冤受屈罢爹爹！

〔“先鋒鉦”万年执金花手拉起身。

柳万年：畜生！有憑有据，难道將你冤枉？你若还不招認，立刻把个証据你看。（回头向台右边呼叫）薛礼那里。

〔“快地錦”鑼鼓，薛仁貴台右上，入堂參見員外。

〔“擲捶”三人同时关目。薛仁貴見金花在堂上，

覺詫異。金花見薛仁貴身披火袍，大為驚訝。員外見二人眉目交投，心內更覺懷疑。

〔“開邊”鑼鼓，万年執薛仁貴手。

柳万年：你身上錦袍，可是這畜生私贈。

薛仁貴：這個嗎？

〔“水波浪”鑼鼓，仁貴另場看看火袍，望望金花。

薛仁貴：且住，這件錦袍，想是小姐昨夜相贈。若還講將出來，定然累她受苦，這便怎好？（作關目略想狀）唉，她既贈袍救俺，難道俺就恩將仇報，供她出來？待俺上前，自有主意。員外，這件錦袍，是俺偷盜得來！

柳万年：不信！這件錦袍，藏在奴才的閨中，若要進閨房，須經過許多門戶，你怎能偷盜得來？分明在此胡言。

薛仁貴：不錯，只因昨夜風雪交加，俺難以抵禦寒冷，故而爬上牆頭，由窗而入，盜取這件錦袍。

柳万年：且住，看他情形，與畜生定有私情在內，若還將他送官究治，豈不是壞了老夫的名聲？若還將他留下，後患難防，這便怎好？

〔“水波浪”鑼鼓，万年關目做手作想計狀。

柳万年：常言有道，家丑不可外傳。也罷！待老夫先來處置薛禮，然後再將畜生擺布就是。（轉身回台中坐下）老院，快帶王茂生到來。

〔老院領命出門台右下，連隨領着王茂生“地錦”鑼鼓復上，入門。

王茂生：拜見員外，叫我到來，有何照顧？

柳万年：照顧，照顧，你可算得好照顧！

王茂生：員外，此話怎解？

柳万年：哼！你果然好举荐，荐你蘭弟到來做工。誰想他竟敢偷進我女儿房中，盜取火袍。你究竟打何主意？

王茂生：我想蘭弟，虽是家窮，但素來知書守法，未必干出此无耻之事。員外還須查明，以免冤枉好人才是。

柳万年：老夫冤枉好人？証据俱在，难道冤枉于他，你看他身上穿的什么？

〔茂生回顧薛仁貴，看見仁貴果然穿着火袍，一时无从置辯。

柳万年：王茂生！老夫本待將他送官究治，姑念他是你蘭弟，命他立刻將火袍脫回，現將他交帶于你，从寬处治。从今之后，远处謀生，永远不准在本郡地方逗留。他日遇着老夫，定要將他究办。不用多言，速速領他到別处。

〔王茂生尚欲有言，万年連連催促。薛仁貴憤然把袍擲下，携着茂生頓足出門，匆忙台右下。

〔万年見薛仁貴去后更为憤怒。

柳万年：畜生呀畜生，方才看你与仁貴，眉來眼去，眼去眉來，定有私情在內，看將起來，令为父可惱也。

（滾花）

罵声畜生好胆量，

門風敗坏通情郎。

柳金花：（接唱）

失衣罪名奴甘受棒杖，

喪德敗行誓不承当。

柳万年：（接唱）

有据有憑非冤枉，

因何擅自贈衣裳。

怒匆匆，（“一捶”鑼鼓）家法難饒我要親施刑杖！

〔万年舉棍欲打金花。

〔“沖頭”鑼鼓，柳大洪上，急用手托着万年的棍。

柳大洪：（接唱）

爹爹息怒慢參詳。

妹妹因何將爹冒犯，

柳万年：（接唱）

畜生無耻，有辱柳氏門牆。

快喚你娘親出堂上，

柳大洪：娘親快來！

〔“沖頭”鑼鼓，劉氏和田氏台左匆忙上。

劉氏：（接唱）

老爺何事，怒憤如狂。

老爺呀，你怒氣如斯，叫老身出來何事？

柳万年：只因你平日，容縱于她，致有弄成她干出無耻之事！私贈火袍與薛仁貴。老夫一生名譽，被她扫尽，这都是你溺愛所致！

〔劉氏聆言，大吃一驚。

劉氏：既有此事，待老身上前問過。

柳万年：快些問來！

〔劉氏慈祥和藹地行前拖着金花。

劉氏：儿呀，爹爹說你，玷辱家聲，私贈火袍，可有此事？

柳金花：唉，娘呀！事到如今，惟有把實情對你來講。只因昨夜，把樓窗開放，觀望雪景，見到一位漢子，睡在園內，衣衫單薄，又無被褥，凍得縮做一團。（落

“三捶”鑼鼓)女兒見他可憐，便與乳娘商議，贈他一件破舊衣裳。誰料窗開風大，把房內蠟燭吹滅，致双目不能見物，摸索之間，竟把火袍錯贈。

(落“三捶”鑼鼓)誰料爹爹不諒，說兒私通情人。兒實未有做得來，娘親還要可憐女兒冤枉罷娘呀！

柳万年：畜生！方才薛礼言道，是他偷盜得來；你今又說，錯贈于他。兩人言語，前后不对，分明有私情在內。留你在家，玷辱家聲，今有鋼刀一張，(把刀擲在地上)麻繩一條，(把繩擲在地上)待等你有繩繩上吊，有刀刀下亡。你死來我看！(双句)

〔万年憤然頓足悻悻而下。〕

〔“水波浪”鑼鼓，金花執着刀繩。〕

柳金花：唉，罷了我的娘親，我的哥嫂呀！女兒不幸，遭此不白之冤，縱然一死，也难表白身心！萬望娘親哥嫂，還須設法挽救，免兒死得冤枉！(跪下)

〔刘氏、大洪、田氏齊白：“這個嗎。”“水波浪”鑼鼓，三人做手關目。〕

柳大洪：娘親，爹爹性情偏執，現在怒氣之中，若還留妹子在家，定難相容。何不命乳娘，帶妹子逃走，暫住外邊，避過一時，待等爹爹余怒消除，再來打算。娘你意下如何？

刘氏：只好如此，女兒你且起來，為娘自有主意。

〔金花如命起立。〕

刘氏：方才你哥哥說得有理。就命乳娘帶你暫避外方，待有機會，才接你回來，你意下如何？

柳金花：娘呀，主意雖好，怎奈劬勞未報，如何割舍！

刘氏：事到如今，不舍也要來舍。媳婦，快叫乳娘出來。

田 氏：乳娘，乳娘快來。

〔“地錦”鑼鼓，乳娘上，入門。〕

乳 娘：拜見老夫人，喚我出來，有何使用？

刘 氏：只因昨夜，你与小姐，錯贈火袍，今朝老爺，大發雷霆，要把小姐處死。我有白銀二百兩，交帶与你，快些帶同小姐逃走出外，覓地藏身。待等老爺怒氣消了，才接你們回來。你还要把她作親生女兒看待，老身感激你不少了。

乳 娘：老夫人吩咐，本當如命，怎奈老奴是個無家之人，倘若与小姐逃將出外，一老一少，都是女流，怎能找得安身之所？更有誰人能將我們關頸？

刘 氏：這個嗎？

〔“水波浪”鑼鼓，刘氏做手關目。〕

刘 氏：唉！事到如今，真是無可奈何。我看薛礼，虽是貧窮，品貌却也不凡，倘若你兩人，逃將出外，無地藏身，乏人照料，你就帶着女兒，找尋薛礼，把女兒付托与他，叫他今后發奮為人，免累我兒終身受苦就是。

乳 娘：謹遵夫人之命。待我先回房中，替小姐收拾一些衣裳出來，才來趨路。

〔乳娘匆忙台左下。〕

柳金花：唉，罷了我的哥哥，我的嫂嫂呀！妹子不幸，遭此無妄之災，致令今天，骨肉就要分離。雙親年老，我未報劬勞。還望哥嫂，替我晨昏定省，侍奉堂前。還請娘親恕兒不孝。哥嫂請上，受我一拜。

〔金花跪下，大洪急挽起。〕

柳大洪：〔滾花〕

賢妹何須心悲愴，

为兄应要侍奉爹娘。

田 氏：（接唱）

家中双親你毋庸挂望，

前途珍重須緊記勿忘。

〔乳娘拿包袱卸上。〕

刘 氏：（接唱）

我儿安心随乳娘往，

毋須多慮怀念为娘。

你到外間把薛札尋訪，

此人气字确不凡。

見着他时你便將真情講，

終身可托与他結鸞凰。

柳大洪：（接唱）

这里白銀二百兩，

还須依賴好乳娘。

〔大洪將銀交与乳娘。〕

田 氏：（接唱）

在外不同在家样，

路上小心慎行藏。

柳金花：（梆子中板）

娘親还須多恕諒，

恕儿不孝不能侍奉身旁。

哥嫂替儿來敬养，

分离骨肉真是刀割心腸。

舍不得哥嫂与娘親悲声大放，

（叫相思）

哥嫂，娘親！